

珍 貫 邇 遐

—— 附 解 題 · 索 引 ——



松浦章
內田慶市
沈國威
編著

上海辭書出版社

珍 貫 邇 遐

—— 附 解 題 · 索 引 ——

松 浦 章
內 田 慶 市
沈 國 威
編 著

上 海 辭 書 出 版 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遐邇貫珍—附解題·索引/(日)松浦章,(日)內田慶市,沈國威
編著.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12

ISBN 7-5326-1899-4

I. 遐... II. ①松... ②內... ③沈... III. 新聞—期刊—
香港—1853~1856 IV. G219.246.5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109995 號

出版人 張曉敏

責任編輯 王聖良 鄔曼菁

裝幀設計 汪 溪

遐邇貫珍

——附解題·索引

世紀出版集團 出版、發行
上海辭書出版社

(上海陝西北路 457 號 郵政編碼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com.cn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45.25 插頁 5 字數 982 000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6-1899-4/K·304

定價: 180.00 圓

如發生印刷、裝訂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聯繫電話:021—66511611

目 錄

序一	藤善真澄	1
序二	周振鶴	2
序說:《遐邇貫珍》的世界	松浦章	5
《遐邇貫珍》所描述的近代東亞世界	松浦章	15
談《遐邇貫珍》中的伊索寓言 ——伊索寓言漢譯小史	内田慶市	65
《遐邇貫珍》解題	沈國威	91
索 引	沈國威	129
凡 例		131
漢 字 索 引		133
人名・地名索引		144
語 彙 索 引		167

序 一

就在 19 世紀中葉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定都南京的那一年，香港的月刊雜誌《遐邇貫珍》創刊了。此時在上海又爆發了秘密結社的小刀會運動，而在日本，柏利（譯者註：柏利又譯佩里，此處指柏利率領的美國艦隊）抵達了浦賀，國內外同時處於動蕩不安之中。雖然《遐邇貫珍》不過只發行了四年便停刊了，但由於其報道內容的獨特性，使得它不僅在中國，就連在幕府末年的日本也備受關注。

轉眼一個半世紀過去了，今天，就算是在其誕生地中國也已成爲了一種難以謀面的稀見書的《遐邇貫珍》，卻再度煥發了盎然的生機。現在，即將出版的本書，不僅將其全文影印，並且附錄了辭彙索引、解題、研究篇等，這是一件多麼值得慶幸的事情！

內田慶市和沈國威研究員屬於語言研究小組，松浦章研究員則屬於歷史研究小組。在以小組形式構成的這種研究組織裏，往往會存在相互排斥的情況。然而，對於集思廣益的綜合研究來說，其間如果不能超越小組而合作的話，實現共同研究也就無從談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本書也理應是受歡迎的寶貴的成果。

內田擅長研究伊索寓言從西方到東方的翻譯之類的語言交流；沈以研究繼《遐邇貫珍》之後的月刊雜誌《六合叢談》而著名；而松浦則在有關明清時代的海外交流史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三位在本次的研究中表現出了旺盛的工作熱情。我確信在不久的將來，當這些既具有獨特風格而又體現了合作精神的作品面世後，一定會受到學術界的關注，並爲很多方面所利用。

關西大學名譽教授

藤善眞澄

東西學術研究所所長

序 二

周振鶴

中國近代新聞史肇始於西洋傳教士，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儘管這些洋人是爲了傳教的需要來創辦中文報刊，但卻給中國帶來與《京報》一類古代連續出版物截然不同的新聞出版理念，並進而使國人起而仿效，開闢了一段全新的新聞史。但由於這些早期的中文連續出版物在國內保存得很少，在國外也不多見，而且往往分藏於幾處不同的地方，因而對其研究有限，有的研究者甚至連見也沒有見到，所以連其創刊終刊年限或基本內容也很模糊。最近得見一本篇幅不小的近代出版史大事記，於《遐邇貫珍》還說是“中英對譯”刊物，於《六合叢談》則云於 1858 年 2 月停刊，隔膜之深可見一斑。因此，如果能將這些早期的中文連續出版物匯集影印出版，對於新聞史、出版史研究不啻是一個福音。而現在擺在讀者面前的這部書，正是出版於 19 世紀 50 年代中期的《遐邇貫珍》的全文複製與詞語索引，以及幾篇重要的研究論文的匯集。

按照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范約翰 1890 年所編的《中文報刊目錄》，《遐邇貫珍》是晚清來華傳教士創辦的第六種報刊。此前尚有《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等五種。這五種中文報刊都在中國境外出版，因爲傳教士們當時進不了中國，只有《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一度在廣州印行。而自《遐邇貫珍》始，則正式在中國本土出版，儘管其出版地是已被割讓給英國人的香港，但連出版者自己也認爲這是在中國的出版物。再往後不久，《六合叢談》則出版於上海。

這些早期報刊不但對中國新聞史、出版史研究十分重要，即使對中國近代史與中外文化交流史而言，也是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其他期刊不說，單就《遐邇貫珍》而言，過去許多研究者已經注意到其所報道的太平天國與小刀會起義事實多有重要參考價值，屢屢加以引用，足見其於近代史研究的意義。而對中外文化交流史則注意到其作用的人不多，這裏亦可舉一例說明。關於中國歷史上第一首漢譯的英語詩，學界莫不宗仰錢鍾書先生的定論，以爲是由威妥瑪初譯，再由董恂轉譯的美國詩人郎費羅的《人生頌》。錢先生在《漢譯第一首英語詩〈人生頌〉及有關二三事》一文中，只說郎費羅此詩“是破天荒最早譯成漢語的英語詩歌”，但究竟何年所譯，則未明確點出，揣其意或指在 1864—1865 年間。然而早在 1854 年 9 月 1 日出版的一期《遐邇貫珍》中，已刊載有英國詩人米里頓（按：即 John Milton，今譯彌爾

頓)自詠目盲詩一首的漢譯,明顯早於郎費羅詩的譯成漢語,至於它是不是第一首漢譯英語詩歌,則未敢斷言,信矣說無之難。

對於《遐邇貫珍》的學術意義與史料價值比較全面的分析,在本書前面的幾篇研究論文中已有詳細的闡述,讀者可以從中受益。其實除了幾位編著者的論文外,讀者還可自行發現其對自己研究有用的地方。譬如,創刊號載有唐植翻譯的美國金山採金條規九則。這位唐植乍一看名不見經傳,但其實卻是中國早期通英文的少數人之一,是鼎鼎大名的買辦唐廷樞的兄長,參訂過唐廷樞的《英語集全》,此書在中國英語教育史上佔有特殊的地位。由這點資訊我們可以瞭解家族在中國早期對外接觸中的作用。

語詞索引的重要性在今天尤其顯著。近十幾年來國內外學術界對於中國從西文翻譯過來的新詞語的研究特別注意,尤其是德國愛爾蘭根大學朗宓榭教授領導的研究小組與關西大學東西文化研究所的學者以及香港語文學會姚德懷等人的研究都從建立第一手的詞庫開始,目的就是通過研究新詞語的產生與變遷過程,來探討新概念與新思想在中國的形成與影響。這是一項長期並且有點艱巨的任務,需要沈潛的努力而不是速食式的“科研成果”。本書的這種基礎性的語詞索引,就是沈潛努力的產物。如果我們將晚明以來西方人的中文著述,以及國人有關西學的著作中所有新詞語都編出索引來,那麼對研究漢語史與中國思想史的人將會是很有用的工具。

研究歷史要從第一手資料開始,這是人人所知的要義。到傅斯年先生那裏,更是將史料的意義強調到與史學相等的地位。傅先生非不明白史料不等於史學,但矯枉必須過正,所以才積極提倡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出於這一認識,中外都有人將近代早期中文報刊予以匯集重印的行動,為讀者提供第一手的材料。這其中最早是1997年由黃時鑒先生整理編輯,由中華書局複製出版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接著1999年在日本有關西大學沈國威組織的對《六合叢談》的綜合研究,並將研究論文與該期刊全文複製,加上詞語索引匯為一書出版,而後在2004年,同大學的松浦章又與內田慶市、沈國威合作編著《〈遐邇貫珍〉の研究》,也是以幾篇出色的研究論文與期刊全文的複製及語詞索引的匯集。可惜此兩書都出版於日本,於中國讀者而言,仍不容易看到。上海辭書出版社有鑒於此,先翻譯出本書,接著還要將《〈六合叢談〉の學際的研究》也翻譯過來,對看不到這兩種期刊的中外讀者顯然有莫大的便利。希望這樣的好事,其他出版社也能起而仿效,那就更是讀者之福氣了。

就將以上這些感想式的話當成本書的一篇小序。

序說：《遐邇貫珍》的世界

松浦章

1. 緒言

《遐邇貫珍》，英文名為 Chinese Serial，是 1853 年到 1856 年在香港發行的中文月刊。在此之前，由英國傳教士主辦的幾種中文月刊都只在印度尼西亞和新加坡等地發行，中國本土還未曾有過。

自古以來，“遐邇”一詞一直作為表示遠近之義的詞而被使用，《史記》和《漢書》之中便能見到其用例。如“遐邇一體，中外提福”（《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傳》），它被解釋成“不分遠近，中外都安樂幸福”^①，從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遐邇”正是表示遠近之義的詞。而在《遐邇貫珍》1853 年創刊號的《題詞》中有兩首五言詩，其第一首中有這樣的詩句：

創論通遐邇，宏詞貫古今。幽深開鳥道，聲價重雞林。妙解醒塵目，良工費苦心。

吾儒稽域外，賴爾作南針。……

詩句的意思大概可以這樣解釋：創立的論述可以聯結遠近，浩瀚的詞藻則可以貫通古今，在幽靜深奧的地方開闢險路，甚至在朝鮮也有很高的名聲和評價，巧妙的解釋擦亮了世俗的眼光，精良的工人費盡了苦心，我們儒者要想瞭解中國域外的事情，可以以此作為指南針。

作為新聞與其他內容兼備的重要的優秀刊物，與此前的任何一種中文月刊相比較，《遐邇貫珍》都略勝一籌。然而，也許是因為停刊以後其特點被《六合叢談》^②等中文雜誌所繼承的原因，《遐邇貫珍》存在的實際情況，除了《遐邇貫珍》中所登載的幾篇文章以外，現在已少有人知，而其中的一部分還是內田慶市在 1998 年赴國外研究^③時在美國發現而帶回的。此後對《遐邇貫珍》持有濃厚興趣的沈國威、松浦章開始從事全部《遐邇貫珍》文本的收集工作。正如沈國威在《〈遐邇貫珍〉解題》中所明言的那樣，最後終於整理出了《遐邇貫珍》的最好文本。

當年《遐邇貫珍》發行之際，引起了很多讀者的關注。至少在幕府末期的日本，《遐邇貫珍》是深受開明的幕臣及知識分子關心的一種讀物。也因為這個原因，當時有很多書寫傳抄流傳於世，所以在今天的日本圖書館中能夠看到寫本形式的《遐邇貫珍》^④。

進入 20 世紀以後，《遐邇貫珍》幾乎無人問津。一直要到 50 年代的時候，才開始受到中國近代史研究者們的關注。《遐邇貫珍》的部分內容被檢出^⑤，作為與太平天國、上海小刀會有關的同時代的史料而受到重視。在此之前約一百年的時間裏，《遐

遐邇貫珍》處境寂寞。

在我國，石田八洲雄最早發表了有關《遐邇貫珍》的價值的初步研究^⑥。石田所關注的是佐賀縣立佐賀圖書館所藏的《遐邇貫珍》的寫本中所看到的《附記西國詩人語錄一則》。石田根據該圖書館所藏的寫本中所記載的報道，判定《附記西國詩人語錄一則》應該是刊登於1854年1月號或2月號，但是影印本清楚顯示，《附記西國詩人語錄一則》實際刊登於《遐邇貫珍》的1854年9月號。石田認為，《附記西國詩人語錄一則》顯然是米里頓(Milton)的“On His Blindness”的具有相當高水準的中文翻譯；因為其漢譯的水平相當高，翻譯者一定是像作為傳教士而活躍於馬六甲和香港，後來成為牛津大學漢學講座的首任教授理雅各(James Legge)那樣“博學、富有見識和教養的人”^⑦。但沈國威則有不同的觀點，他認為，倫敦傳教會的傳教士艾約瑟(Joseph Edkins)在中國從事傳教活動，對於中國文學及日本、中國的語言學具有很深的造詣，這應該是他與蔣敦復等人所撰寫的一系列關於西洋文學介紹中的一篇^⑧。

根據石田幹之助的說法，Jamse Legge的中國名字為理雅各。如同他將“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譯為“Nestorian Monument of His-an fu”，1888^⑨那樣，他在中文資料的英譯等方面做出了很多成績。《遐邇貫珍》的1856年5月號上刊登有《景教流行中國碑》，該碑原名“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衆所周知，這是有關聶斯脫利派(中國名“景教”)基督教傳入中國的著名石碑。此碑長期深埋於地下，明末時被發掘出土，1625年由法國的耶穌會教士金尼閣(Nicholas Trigault)譯成拉丁語後，備受關注。其後一直到20世紀之前，該碑成為包括Legge在內的歐洲的中國學者具有濃厚興趣的研究對象^⑩。《遐邇貫珍》刊登景教碑文這件事，不能說與這種情況沒有關係。

下面來談談在19世紀中葉的東亞備受關注的中文期刊《遐邇貫珍》的特點及資料方面的價值。

2. 《遐邇貫珍》的特點

《遐邇貫珍》的內容方面的特點，從大的方面來說有以下兩點。

首先，因為是面向亞洲世界而用中文方式傳授西洋文明、西洋文化的啓蒙讀物，正如內田慶市所揭示的那樣，其中不乏類似伊索寓言的中文翻譯^⑪這樣的內容；另外像沈國威指出的那樣，它還大量刊登有關西洋的科學技術和科學文明的論文的中文翻譯^⑫。

其次，雖然在《遐邇貫珍》之前，有中文月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但如果要說在每一期上刊登世界新聞這種形式，是由《遐邇貫珍》所確立的，這樣說應該並不為過。

從這些意義上來說，作為中文月刊雜誌，《遐邇貫珍》是劃時代的刊物。

本書是在《遐邇貫珍》發行後約一百五十年後，首次將其全文影印的出版物。本書同時

附有辭彙索引，收錄解題研究等內容。

下面介紹本書研究編的概要。

松浦章的《〈遐邇貫珍〉中所描述的近代東亞世界》，是主要針對《遐邇貫珍》中每期刊登的《近日雜報》進行研究的論文。刊登的那些新聞是在 1853 年到 1856 年間世界特別是東亞世界所發生的重要新聞。這些新聞包括當時正逼迫幕藩時期處於閉關鎖國狀態的日本開放的美國的柏利艦隊的動向、該艦隊對琉球的訪問、衝擊清朝中國的太平天國以及與太平天國相呼應的上海小刀會的動向等。松浦分析了《遐邇貫珍》作為這方面歷史史料的價值。

內田慶市的《談〈遐邇貫珍〉中的伊索寓言——伊索寓言漢譯小史》，全文由五個部分組成：1. 近代來華傳教士和伊索寓言的關係；2. 漢譯伊索寓言的譜系；3. 《遐邇貫珍》裏的伊索寓言——從《意拾》（意拾秘）到《伊娑菩》；4. 流傳到日本的漢譯伊索寓言；5. 小結。文章研究了公元前 6 世紀的古希臘的 Aesop's 即伊索寓言傳入東亞即中國和日本的情況。雖然 16 世紀末，耶穌會的傳教士也向日本介紹了伊索寓言，即著名的在天草刊行的天主教版附有羅馬字母的口語體《伊曾保物語》，但到了幕府末年的時候，日本又再次傳入了香港的《遐邇貫珍》上所刊登的漢譯的伊索寓言。

內田的研究顯示，16 世紀末來中國的基督教傳教士同時帶著《聖經》和《伊索寓言》登陸中國。最早從事漢譯的是利瑪竇。19 世紀時，以倫敦會為核心的新教傳教士也以翻譯伊索寓言作為啟蒙活動的一種方式。《遐邇貫珍》創刊號的“喻言一則”專欄上刊登了“意拾喻言”，並一直連載到 1854 年的第 12 號。《遐邇貫珍》在連載的過程中，由“意拾”而改稱為“伊娑菩”。另外，內田還揭示了幕府末年吉田松陰等人閱讀傳入日本的《遐邇貫珍》上所登載的漢譯伊索寓言的情況。

沈國威的《〈遐邇貫珍〉解題》，介紹了《遐邇貫珍》的概要。沈國威不僅說明了《遐邇貫珍》的收藏及有關文獻的具體情況，還對《遐邇貫珍》發行之時在多大的範圍中流傳以及發行了多少數量作了揭示。同時弄清了《遐邇貫珍》的編輯者及協助編輯的人。根據其調查的結果，《遐邇貫珍》的英文名為 Chinese Serial，意思為中文的定期刊物。今天，世界上書品最好的全本《遐邇貫珍》，保存在英國倫敦大學的亞非研究所圖書館中。本書便是根據這一版本影印而成。《遐邇貫珍》每期發行大約 3000 本，定價 15 文，是最早在中國本土發行的面向中國讀者的中文雜誌。編輯者是倫敦會的傳教士等英國人，也有中方的人員參與協助編輯。

對《遐邇貫珍》所有的版面組成以及文章的細節作研究後，沈國威還指出了《遐邇貫珍》與在它 1856 年 5 月號停刊以後而於 1857 年 1 月在上海創刊的著名中文月刊《六合叢談》之間的聯繫。最後，沈國威還說明了《遐邇貫珍》的原本及寫本的收藏情況，以此說明《遐邇貫珍》在日本的被接受的具體情況，並且他還編成了詳細的詞彙

索引。

3. 《遐邇貫珍》的資料價值

雖然《遐邇貫珍》所刊登的文章涉及的方面五花八門，不過確實有向中國迅速傳達 19 世紀中葉的世界信息的意圖。在 1853 年 8 月 1 日發行的創刊號上，序言後面第一篇刊登的文章便是《西興括論》。文章報道了 1851 年 1 月 11 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太平天國在當時的廣西省潯州府桂平縣金田村起兵，1853 年 3 月 20 日（咸豐三年二月十一日）攻陷南京^③，3 月 29 日定都南京，稱天京^④。文章對其勢力正不斷擴大的太平天國的動向作了描述。

《西興括論》中還記載有：“癸丑（咸豐三年）正月初四日，離武昌，順流而下。十一日取九江府，十七日取安慶府……二月初十日，遂克江寧府。”基本如實記錄了太平天國從長江中游的武漢出發，沿江而下，經江西省的九江、安徽省的安慶，然後抵達江寧府即南京的進軍情況。由於當時作為英國人在中國的據點的上海，有被太平天國逼迫之勢，因此，英國方面於三月二十日（4 月 27 日）派輪船赴南京與之接觸，二十四日（5 月 1 日）離開南京。在那兒共逗留了四天，對於太平天國方面理解英國方面的意圖，以及英國方面瞭解太平天國方面的具體情況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機會。

此次英國方面所派遣的是當時的香港總督文翰（Samuel George Bonham）^⑤。關於文翰南京之行的目的，1866 年發表《太平天國》的吟喇有如下的記錄：被誇大的太平軍的勝利消息傳到了上海，太平軍將要攻打上海說法風聲四起。而且清政府也屢次放出關於外國“蠻夷”為了鎮壓南京的匪徒而派遣軍艦的消息，最後，為了不致引起太平軍方面的誤解，英國駐華公使文翰先生決定訪問南京。另一方面也希望以此瞭解革命軍的勢力、原則以及目的^⑥。據此可知當時英國與太平天國接觸的基本原則。

關於此時文翰對太平天國方面的評價，衛藤沈吉這樣指出：英國全權代表兼香港總督文翰最後親自趕赴天京，當時還沒有建立取代清朝的政府。英國政府所採取的政策是保持嚴格的中立，但一旦有侵害英國利益的情況發生，英國將採取防衛措施^⑦。與這一歷史評價相當的內容，在《西興括論》中業已見到：

惟上海英人生命產業，斷勿稍至損害。

從中可以看出，《西興括論》向中國本土的有識之士宣傳，為了不妨害在上海的英國人的貿易，儘可能不要相互爭鬥。

《西興括論》上還列舉了十三種此次南京之行所獲得的太平天國方面的書籍：

其書目曰：太平天國癸好三年新曆、天命詔旨書、太平禮制、太平詔書、天父下凡詔

書、天條書、太平條規、三字經、幼學詩、太平天國頒詔書、太平軍目、太平天國奏准頒行詔書、舊遺詔聖書等種。呤喇也從南京帶回了一些書籍，這些書籍在太平天國內部刊行、流傳，他所記錄的書名分別是以下的十二種：

一、《天條書》；二、《三字經》；三、《幼學詩》；四、《天命詔旨書》；五、《天父下凡詔書》；六、《太平詔書》；七、《頒行詔書》；八、《太平軍目》；九、《太平條規則》；十、《太平天國癸好三年新曆》；十一、《太平禮制》；十二、《創世紀》（第一至二十八章）。如果《西興括論》的《太平天國奏准頒行詔書》與呤喇的《頒行詔書》是同一詔書的話，《西興括論》也起碼在書目上多出了《太平天國頒詔書》，由此可知《西興括論》史料價值之高。

1853 年第 1 號《遐邇貫珍》上的《香港紀略》一文，記述了從鴉片戰爭爆發前到簽訂《南京條約》後 12 年間的香港的歷史與地理等。與《遐邇貫珍》是在香港發行這一點有關，雜誌上有很多有關香港與廣東省即廣州的消息，與貿易業務有關的登有《西國通商溯源》（1853 年第 3 號）、《茶葉通用述概》（1853 年第 5 號）、《粵省公司原始》（1854 年第 3·4 號）、《公司原始後篇》（1854 年第 5 號）、《上海稅務補衰救弊原委》（1854 年第 10 號）、《論銀事數條》（1854 年第 11 號）、《英國貿易新例使國裕民饒論》（1855 年第 11 號）等。相關的報道在《近日雜報》中隨處可見。

《遐邇貫珍》創刊號上的《金山採金條規》，是對美國舊金山近郊採掘法規的漢譯。要說到《遐邇貫珍》為何要漢譯並刊登這樣的内容，則涉及到了向新大陸移民的問題。登載的目的是為了在移民之前介紹彼國的勞動條件。從創刊到停刊，有關中國人移民的問題，特別是在《近日雜報》上，隨處都有記載。

雖然中國人移民海外的事自古以來便為人所知，不過在此之前都是往東亞及東南亞^①。不過從十九世紀前半葉開始，存在著歐美的外國船在中國的東南沿海地區收買中國民衆而運往海外的情況。有關此事，林則徐有如下的記述：

閩、廣兩省海口停泊夷船，往往收買內地年未及齡之幼孩，少者數十數百不等，多者竟至千餘。其中男少女多，實堪駭異^②。

福建及廣東省的沿海停泊的外國船，收買幼小的孩子送往國外，特別是小女孩^③。不過，在新大陸的勞動者即“苦力”的增多，是在簽訂了《南京條約》之後^④，而清朝對於苦力的出洋有成文的公認，則是咸豐十年（1860）的事情了^⑤。《遐邇貫珍》提供了此前有關苦力貿易的重要材料。

現在可以知道咸豐十一年（1861）以後的詳細的移民人數。咸豐十一年時開往“美國新金山地區”即美國的聖佛朗西斯科的二艘英國船上，有“男四百四十名，女十六名，幼女六名”^⑥。另外的 18 艘美國船上，有“男五千四百八十九名，女五百二十名，幼童五名，幼女五名”^⑦。咸豐十年從香港前往美國的人數大人小孩加在一起也有 7734 名^⑧。同治元年

(1862)有7532名^③，同治二年有7320名^④，同治三年有3041名^⑤，同治四年有2603名^⑥，同治五年有2280名^⑦，同治六年有2995名^⑧，同治七年有5160名^⑨，同治八年有14225名^⑩，同治九年有9394名^⑪，同治十年有4848名^⑫，同治十一年有9147名^⑬。

從咸豐末年到同治初年的七千名階梯狀遞減，到同治末年的時候又增加到超過一萬人。

《遐邇貫珍》創刊號上的《近日雜報》中有關回到香港的漢人的報道，舉出從聖佛朗西斯科（即舊金山）回來的有140名，從新加坡回來的有193名，從孟買回來的有13名。

《遐邇貫珍》1853年第5號上的《近日雜報》，報道了1852年（咸豐二年）時從廣東省的東北沿海地區、汕頭附近的南澳出發的幾艘船，將“工人”平安送達西印度的事情。下一期也就是《遐邇貫珍》1854年第1號的《近日雜報》中，記錄了有兩艘美國船隻從聖佛朗西斯科搭乘了561名回國的中國人的事情。與美國的淘金熱相呼應，大量的中國工人乘船前往外邦，咸豐元年（1851）有335966人，咸豐二年（1852）有368764人以上。其中按每月30730人計算的話，僅咸豐二年就有244261人前往美國。《遐邇貫珍》幾乎每期都登載有關海外移民的報道，這些可以說都是值得充分研究的報道。

《遐邇貫珍》從1855年的第1號到第12號的一年中，從《香港十一月初七日市紙》（1855年第1號）轉載《洋貨時價》及《本地貨時價》，其後又從《香港十二月初七日市紙》（同第2號）、《香港正月初八日市紙》（同第3號）、《香港二月初九日市紙》（同第4號）、《香港三月初十日市紙》（同第5號）、《香港四月十一日市紙》（同第6號）、《香港五月十四日市紙》（同第7號）、《香港六月十五日市紙》（同第8號）、《香港七月十五日市紙》（同第9號）、《香港八月二十日市紙》（同第10號）、《香港九月十九日市紙》（同第11號）、《香港十月十九日市紙》（同第12號）連載。這些日期如果換成西曆，則分別是1854年12月26日、1855年1月24日、2月24日、3月26日、4月25日、5月26日、6月27日、7月28日、8月27日、9月30日、10月29日、11月28日。這也就是西曆每個月的月末香港的市場行情。這一系列香港市場行情的《洋貨時價》當然是從海外輸入的貨物如棉花、米以及胡椒的價格。與之相對應的是《本地貨時價》，則是從香港向海外輸出的茶葉、砂糖等的價格。這兩方面很有意思，我們來作一點簡單的調查。

《遐邇貫珍》1855年的各期刊登的《本地貨時價》表中最初所記的，是如下的黑茶（即紅茶）交易價格：

- 黑茶 每擔價銀十八員，或至二十五員。（一八五四年十一月初七日市紙）（第1號）
- 黑茶 真好工夫，每擔價銀二十二員正。（一八五四年十二月初七日市紙）（第2號）
- 黑茶 無賣。（一八五五年一月初八日市紙）（第3號）
- 黑茶 無賣。（一八五五年二月初九日市紙）（第4號）
- 黑茶 每擔價銀十八兩，或至二十二兩。（一八五五年三月初十日市紙）（第5號）
- 黑茶 每擔價銀十八兩，或至二十二兩。（一八五五年四月十一日市紙）（第6號）

黑茶 每擔價銀十八兩，或至二十二兩。(一八五五年五月十四日市紙)(第7號)

黑茶 每擔價銀十八兩，或至二十二兩。比前月多人買。(一八五五年六月十五日市紙)(第8號)

黑茶 每擔價銀十四兩，或至二十八兩。(一八五五年七月十五日市紙)(第9號)

黑茶 每擔價銀十四兩，或至二十八兩。(一八五五年八月二十日市紙)(第10號)

黑茶 每擔價銀十四兩，或至二十八兩。(一八五五年九月十九日市紙)(第11號)

黑茶 每擔價銀十二兩，或至十六兩。(一八五五年十月十九日市紙)(第12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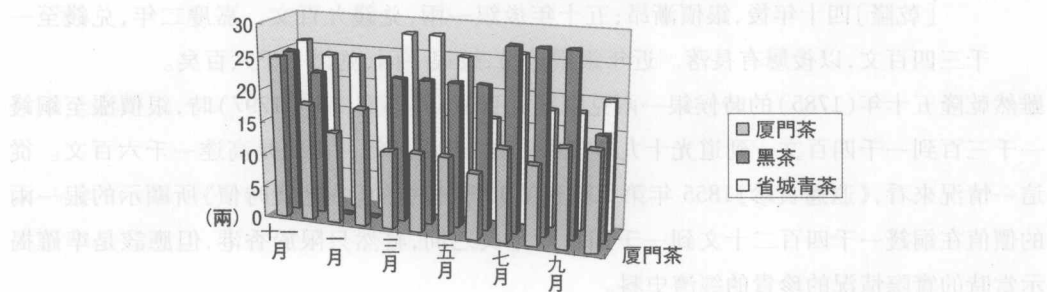
內田慶市已指出，這一記載所稱的“黑茶”，對照這一《本地貨時價》，很顯然是今天稱為“紅茶”而很普及的 black tea 的中文譯名^⑧。

該《本地貨時價》表中所舉的茶葉，除了黑茶以外，還有“廈門茶”、“省城青茶”。“省城青茶”中有“麻珠、大珠”兩種。青茶便是綠茶^⑨。

那麼廈門茶是什麼呢？所謂廈門茶大概是半發酵的烏龍茶，或者是比烏龍茶的發酵度略低的包種茶^⑩。

省城青茶是在江西省的河口鎮集中而經內陸河道運往廣州的浙江、福建、江西省的茶葉^⑪。再來看其價格，為了便於參考，我們將其價格製成圖表的方式。

一八五四年十一月至一八五五年十月香港茶葉價格表(每擔的銀價)



還有一點，則是《遐邇貫珍》1855 年的各期上刊登的《本地貨時價》中所見到的銀的價格。下面列出銀價的一覽表：

銀每員找錢一千四百五十文。(一八五四年十一月初七日市紙)(第1號)

銀每員找錢一千四百三十文。(一八五四年十二月初七日市紙)(第2號)

銀每員找錢一千四百二十文。(一八五五年正月初八日市紙)(第3號)

銀每員找錢一千四百二十文。(一八五五年二月初九日市紙)(第4號)

銀每員找錢一千四百二十文。(一八五五年三月初十日市紙)(第5號)

銀每員找錢一千四百二十文。(一八五五年四月十一日市紙)(第6號)

銀每員找錢一千四百六十文。(一八五五年五月十四日市紙)(第7號)

銀每員找錢一千四百四十文。(一八五五年六月十五日市紙)(第8號)

銀每員找錢一千四百四十文。(一八五五年七月十五日市紙)(第9號)

銀每員找錢一千四百四十文。(一八五五年八月二十日市紙)(第10號)

銀每員找錢一千四百四十文。(一八五五年九月十九日市紙)(第11號)

銀每員找錢一千四百四十文。(一八五五年十月十九日市紙)(第12號)

這裏的“員”就是“圓”。那時的銀一圓與元在使用中完全一樣。所謂“銀每員找錢一千四百五十文”(第1號),實際上是刊登了銀貨與銅錢的比價。

清初的時候,銀和銅錢的比價是銀一兩對應銅錢一千文。由於從明朝末年開始,中國的銀的流通量逐漸增大,銅錢的價格升高,而銀則降低。

《高宗實錄》卷三百二十三,乾隆十三年八月辛亥(二十九日)(1748年10月21日)條引山東巡撫阿部里袞的覆奏稱:

康熙年間,每銀一兩,易錢一千,少亦九百餘文,今止易七百餘文。

雖然康熙年間(1662—1722)官定的比價是銀一兩兌制錢一千文,但實際的比價則是九百文。然而到了乾隆十三年(1748)的時候,銀一兩只值銅錢七百多文。與銀相比,銅錢更值錢。這樣,在清朝的前半期,銀一兩約兌銅錢七百到八百文,但從18世紀末開始,銀的價格逐漸提高到銀一兩超過了銅錢一千文^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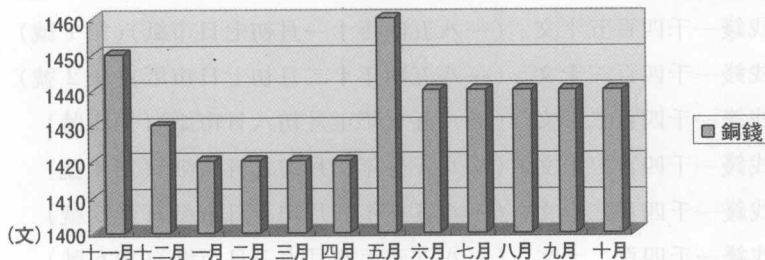
據鄭光祖道光十九年(1839)作序的《一斑錄雜述》卷四《銀錢貴賤》:

〔乾隆〕四十年後,銀價漸昂;五十年後銀一兩,兌錢九百文。嘉慶二年,兌錢至一千三四百文,以後屢有長落。近年銀價愈昂,紋銀一兩,兌錢一千六百矣。

雖然乾隆五十年(1785)的時候銀一兩兌銅錢九百文,但嘉慶二年(1797)時,銀價漲至銅錢一千三百到一千四百文。到道光十九年(1839)的時候,紋銀一兩更是高達一千六百文。從這一情況來看,《遐邇貫珍》1855年第1號到第12號刊登的《本地貨時價》所顯示的銀一兩的價值在銅錢一千四百二十文到一千四百六十文之間,雖然只限於香港,但應該是準確揭示當時的實際情況的珍貴的經濟史料。

我們根據《遐邇貫珍》刊登的每個月銀價的變動製成圖表。

一八五四年十一月至一八五五年十月香港銀、銅兌換比價表(銀圓一圓對銅錢的比價)



4. 結 語

如上所述，《遐邇貫珍》刊登的文章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內容。雖然其刊行的時間從1853年8月到1856年5月只有短短的兩年零十個月，但就在這一很短的時間內，東亞世界卻正處於激烈動蕩之中。然而，這一動蕩的形勢並不一定產生與之相應的東西，而《遐邇貫珍》的刊行，正是在探索時代形勢的重要性這一既定的編輯方針指導下進行的。

同時，正如在《遐邇貫珍》創刊號的序言裏所說的那樣：“中國，除邸抄載上諭、奏摺僅得朝廷舉動大略外，向無日報之類。”（創刊號三頁正面）《遐邇貫珍》的目的之一確實是想在中國成為不是官方而是民間的定期報道。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從《遐邇貫珍》的每一期刊登的《近日雜報》中刊登報道的次數逐漸增加，實用的報道也同時增多等情況推斷出來。另外，對英國來說，和中國的貿易窗口原來只有南方的廣州，但自從1842年的《南京條約》簽訂之後，開始向北方擴展。沿著中國大陸沿海北上，先是福建的廈門和福州，浙江的寧波，然後是江蘇的上海，沿海共有五個港口開放。不僅僅是貿易，人際交流和信息收集的機會也大為增加，很顯然，這一切也與《遐邇貫珍》新聞色彩的增加有關係。

綜上所述，在《遐邇貫珍》創刊150多年後的今天，還有必要對其內容及刊行的意義作進一步的研究。

註釋：

- ① 小竹文夫、小竹武夫譯：《史記》列傳編，築摩書房，1962年7月，頁338。
- ② 沈國威編：《〈六合叢談〉（1857—58）的學術研究》，白帝社，1999年11月。
- ③ 參考內田慶市：《哈佛電腦日記——與芭芭拉小姐的見面》，同學社，2005年5月。
- ④ 參考沈國威：《〈遐邇貫珍〉解題》。
- ⑤ 參考松浦章：《〈遐邇貫珍〉所描述的近代東亞世界》。
- ⑥ 石田八洲雄：《關於〈遐邇貫珍〉中所出現的米里頓的詩》，福岡工業大學《文科論集》第一集，1966年7月，頁1—11。石田氏在該篇論文中，對《遐邇貫珍》的寫本、米里頓的《盲目之詩》的漢譯以及譯詩者的有關情況進行了研究。關於《遐邇貫珍》，根據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所能看到的說明，有著很大膽的提示，“這一刊物發行的目的，並不是新聞報道，儘管它也確實刊登新聞，但其真正的目的則是傳佈基督教。不過其傳教的方式並不是直接的傳教，而是將先進國家的知識傳播到落後的國家，在進行文化啓蒙的同時，培養其宗教心，其實是一種平和而自然的傳教方式”（該論文第9頁）。本論文雖然篇幅不長，但卻是我國有關《遐邇貫珍》研究草創時期的重要之作。
- ⑦ 石田八洲雄：《〈遐邇貫珍〉》中所出現的米爾頓的詩，頁10。
- ⑧ 沈國威：《解題——作為近代東西（歐、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資料的〈六合叢談〉》，《〈六合叢談〉（1857—58）的學術研究》，白帝社，1999年11月，頁25。
- ⑨ 石田幹之助：“レッグ James Legge 理雅各 1815—97”，《亞洲歷史事典》第9卷，1962年4月，頁357。附帶說明一下，石田幹之助是上述論文的作者石田八洲雄的哥哥。八洲雄在上述論文寫成之際，寫下了對幹之助的感謝之辭。也許八洲雄的有關傳教士的情報是由幹之助提供的。
- ⑩ 佐伯好郎：《唐宋時代の支那基督教 支那基督教研究 I》，名著普及會，1943年7月初版，1979年再版，